

後漢書

二八



列傳卷第六十四下 范曄 後漢書七十四

唐章懷太子賢注

袁紹

子譚

劉表

譚自稱車騎將軍出軍黎陽尚少與其兵而使逢紀隨之譚求益兵審配等又議不與譚怒殺逢紀曹操度河攻譚譚告急於尚尚乃留審配守鄴自將助譚與操相拒於黎陽自九月至明年二月大戰城下

郭緣

生述征記曰黎陽城西表譚城城譚尚敗退操

南又有一城是曹公攻譚之所築

將圍之乃夜遁還鄴操進軍尚逆擊破操

操軍還許譚謂尚曰我鎧甲不精故前爲

曹操所敗今操軍退人懷歸志及其未濟

出兵掩之可令大潰此策不可失也尚疑

而不許旣不益兵又不易甲譚大怒郭圖

辛評因此謂譚曰使先公出將軍爲兄後

者皆是審配之所構也譚然之遂引兵攻

尚戰於外門

郭郭之門

譚敗乃引兵還南皮

南皮

今滄州縣也章武有北皮亭故此曰南皮

別駕王脩率吏人自青

州往救譚譚還欲更攻尚問脩曰計將安

出脩曰兄弟者左右手也譬人將鬪而斷

其右手曰我必勝若如是者可乎夫奔兄

弟而不親天下其誰親之屬有讒人交鬪

其間以求一朝之利願塞耳勿聽也若斬

佞臣數人復相親睦以御四方可橫行於

天下譚不從尚復自將攻譚譚戰大敗嬰

城固守

前書蒯通曰必將嬰城固守音義曰嬰謂以城自繞也

尚圍之急

譚奔平原而遣潁川辛毗詣曹操請救

魏志

曰辛毗潁川陽翟人也譚使毗詣太祖求和毗見太祖致譚意太祖悅謂毗曰譚可信尚必可克不毗對曰明公無問信與詐也直言當論其勢耳袁氏本兄弟相伐非謂他人能閒其閒乃謂天下可定於已也一旦求救於明公此可知也劉表以書諫譚曰天降災害

禍難殷流初交殊族卒成同盟使王室震

蕩彝倫攸斁

左傳曰震蕩播越書曰彝倫攸斁彝常也倫理也攸所也斁敗也

是

以智達之士莫不痛心入骨傷時人不能

相忍也然孤與太公志同願等

言太公者尊之謂紹也

雖楚魏絕邈山河迢遠

楚荊州也魏冀州也

戮力乃心

共弊王室

左傳曰同好惡弊王室杜預曰弊助也

使非族不干吾

盟異類不絕吾好此孤與太公無貳之所

致也功績未卒太公殂隕賢胤承統以繼

洪業宣弈世之德履丕顯之祚

弈重也國語曰弈代載德

摧嚴敵於鄴都揚休烈於朔土顧定疆宇

虎視河外凡我同盟莫不景附何悟青蠅

飛於竿旌無忌游於二壘

詩小雅曰營營青蠅止于榛讒人罔

極搆我二人史記費無忌得寵於楚平王為太子建少傅無寵於太子日夜讒太子於王欲誅太子太子

亡奔宋左傳作無極竿旌二壘者謂譚尚也

使股肱分成二體匈脅

絕為異身初聞此問尚謂不然定聞信來

乃知關伯實沈之忿已成弃親即讎之計

已決左傳子產曰高辛氏有二子伯曰關伯季曰實沈居於曠林不相能也日尋干戈以相征

討旃旆交於中原暴尸累於城下聞之哽

咽若存若亡昔三王五伯下及戰國君臣

相弑父子相殺兄弟相殘親戚相滅蓋時

有之然或欲以成王業若周公誅管蔡之類或欲以

定霸功若齊桓公殺子糾也皆所謂逆取順守而儆

富強於一世也未有弃親即異元其根本

而能全於長世者也昔齊襄公報九世之

讎

公羊傳曰紀侯大去其國夫去者何滅之也孰滅之也齊滅之曷為不言齊滅之為襄公諱也

春秋為賢者諱何賢於襄公復讎也何讎爾遠祖也哀公烹於周紀侯譜之遠祖者幾代九代矣史記曰紀侯譜齊哀公於周周夷王烹哀公其弟靜立是為胡公弟獻公立子武公立子厲公立子文公立子成公立子莊公立子釐公立子襄公八年紀遷去其邑是為九代也

士匄卒荀偃之

事是故春秋美其義君子稱其信夫伯游

之恨於齊未若太公之忿於曹也宣子之

臣承業未若仁君之繼統也

荀偃晉大夫也左傳曰荀偃將

中軍士匄佐之伐齊濟河病目出及卒而視不可喻藥盈曰其為未卒事於齊故也士匄撫之曰主苟終

所不嗣事於齊有如河乃暝受舍伯游荀偃
字也宣子即士匄也士燮之子士會之孫

且君

子違難不適讎國交絕不出惡聲

左傳曰
公山不

狃曰君子違難不適讎國杜預曰違奔亡也史記樂毅遺燕惠王書曰臣聞古之君子交絕不出惡聲

況忘先人之讎弃親戚之好而爲萬世之
戒遺同盟之恥哉蠻夷戎狄將有誚讓之
言況我族類而不痛心邪夫欲立竹帛於
當時全宗祀於一世豈宜同生分謗爭校
得失乎若異州有不弟之傲

左傳曰段不
弟故不言弟

無

慙順之節仁君當降志辱身以濟事爲務

事定之後使天下平其曲直不亦爲高義
邪今仁君見憎於夫人未若鄭莊之於姜
氏昆弟之嫌未若重華之於象敖然莊公
卒崇大隧之樂象敖終受有鼻之封願捐
弃百疴追攝舊義復爲母子昆弟如初

武鄭

公娶於申曰武姜生莊公及叔段莊公寤生驚姜氏
遂惡之愛叔段欲立之武公弗許及莊公立姜氏爲
請京使居之段繕甲兵將襲鄭夫人將啓之莊公遂
寘姜氏于城穎而誓之曰不及黃泉無相見也旣而
悔之穎考叔曰君何患焉若闕地及泉隧而相見其
誰曰不然從之公入而賦大隧之中其樂也融融姜
出而賦大隧之外其樂也洩洩遂爲母子如初事見
左傳史記曰舜名重華父瞽叟盲而舜母死瞽叟更

後漢列傳六十四
娶妻生象瞽叟愛後妻子常欲殺舜舜踐帝位封弟
象爲諸侯孟子曰象至不仁封諸有鼻仁人之於其
弟也不藏怒焉不宿怨焉親愛之而已矣
鼻國在永州營道縣北今猶謂之鼻亭
今整勒

士馬瞻望鵠立又與尚書諫之並不從

魏氏

春秋載表遺尚書曰知變起辛郭禍結同生追闕伯
實沈之蹤忘常棣死喪之義親尋干戈僵尸流血聞
之哽咽若存若亡昔軒轅有涿鹿之戰周公商奄
之師皆所以翦除穢害而定王業非強弱之爭喜怒
之忿也故雖滅親不尤誅兄不傷今二君初承洪業
纂繼前軌進有國家傾危之慮退有先公遺恨之負
當唯曹是務唯國是康何者金木水火剛柔相濟然
後剋得其和能爲人用今青州天性峭急迷於曲直
仁君度數弘廣綽然有餘當以大苞小以優容劣先
除曹操以平先公之恨事定之後乃議曲直之評不
亦善乎若留神遠圖剋己復禮當振旅長驅共殄王
室若迷而不返遵而無改則胡夷將有誚讓之言況

我同盟復能戮力仁君之役哉此韓盧東郭自困於
前而遺田父之獲者也憤躍鶴望異聞和同之聲若
其泰也則秦族其與漢升降乎如其否也
則同盟永無望矣表二書並見王粲集 曹操遂

還救譚十月至黎陽尚聞操度河乃釋平

原還鄴尚將呂曠高翔畔歸曹氏譚復陰

刻將軍印以假曠翔操知譚詐乃以子整

婢譚女以安之

魏志曰整建安二十二年封鄢侯二十三年薨無子黃初二年追進

爵諡曰戴公

而引軍還九年三月尚使審配守鄴

復攻譚於平原配獻書於譚曰配聞良藥

苦口而利於病忠言逆耳而便於行

孔子家語

曰忠言逆耳而利於行

願將軍緩心抑怒終省愚辭蓋

春秋之義國君死社稷忠臣死君命

左傳晏嬰

曰君為社稷死則死之為社稷亡則亡之又晉解楊曰受命以出有死無隕死而成命臣之祿也

苟

圖危宗廟剝亂國家親踈一也

左傳曰天實剝亂也

是

以周公垂涕以斃管蔡之獄

左傳曰鄭子太叔曰周公殺管

叔放蔡叔夫豈不愛王室故也

季友獻欬而行叔牙之誅

公羊

傳曰公子牙卒何以不稱弟殺也為季子諱殺也莊公病叔牙曰魯一生一及君以知之慶父存也季子

曰夫何敢是將為亂和藥而飲之曰公子從吾言而飲此則可以無為天下戮笑必有後於魯國誅不避

兄弟君臣之義也

何則義重人輕事不獲已故也昔

先公廢黜將軍以續賢兄立我將軍以為

嫡嗣上告祖靈下書譜牒海內遠近誰不

備聞何意凶臣郭圖妄畫蛇足戰國策曰楚有祠者賜其

舍人酒一卮相謂曰數人飲之不足一人飲之有餘請各畫地為蛇先成者飲酒

乃左手持酒右手畫蛇曰吾能為之足未成一人蛇成奪其卮曰蛇固無足子安能為足遂飲酒為蛇足

者終亡其酒曲辭諂媚交亂懿親至今將軍忘孝

友之仁襲關沈之迹放兵鈔突屠城殺吏

冤冤痛於幽冥創痍被於草棘又乃圖獲

鄴城許賞賜秦胡其財物婦女豫有分數

又玄孤雖有老母趣使身體完具而已聞
此言者莫不悼心揮涕使太夫人憂哀憤
隔我州君臣監寐悲歎誠拱默以聽執事
之圖則懼違春秋死命之節詒太夫人不
測之患損先公不世之業我將軍辭不獲
命以及館陶之役詒遺也不世猶言非常也獻
帝春秋曰譚尚遂尋干戈以
相征計譚軍不利保于平原尚乃軍于館陶譚擊之
敗尚走保險譚追攻之尚設奇伏大破譚軍僵屍流
血不可勝計伏惟將軍至孝蒸蒸發於岐嶷
譚走還平原

友于之性生於自然章之以聰明行之以

敏達覽古今之舉措觀興敗之徵符輕榮
財於糞土貴名高於丘岳何意奄然迷沈
墮賢哲之操

墮音許
規反

積怨肆忿取破家之

禍翹企延頸待望讎敵委慈親於虎狼之
牙以逞一朝之志豈不痛哉若乃天啓尊
心革圖易慮則我將軍匍匐悲號於將軍
股掌之上配等亦當敷躬布體以聽斧鑕
之刑如又不悛禍將及之願熟詳吉凶以
賜環玦

孫卿子曰絕人
以玦反人以環

譚不納曹操因此進